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州州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戾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而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下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

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
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
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
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
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
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
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
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之川
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
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苟得間則以而
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
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
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
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創
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
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
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
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久安先民允殖以迄
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
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
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
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實
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為節度使擢武俊為

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

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請降事見史六州節度使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

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

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

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初長

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

有勇力能舂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

戍諸州瑱死戍者皆犇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

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犇於

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之

不決衆皆曰兵非梁鄉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

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留後 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

媯澶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

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

管 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

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

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辛盧節度使戾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

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

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犇滑州上

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元暉為平盧淄青

節度大使以懷王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親
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
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
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玄相表裏朝廷
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
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
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
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冬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恃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
李懷瑋因衆怒伺閒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
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
副使不可衆皆日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
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
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譁其叔父粵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平
制以粵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

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
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

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
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

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
許之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

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萼帥其眾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萼奔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衛州

二月乙丑由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務面請承嗣為帥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

巳薛萼詣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

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

臣謝教敕不謹封枝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

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

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

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

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

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

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

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

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

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

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

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

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

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

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外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

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練承倩詬擲出道中寶臣慰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賢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

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忬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十一月丁酉由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二月中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由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由承嗣遣兵寇

滑州敗李勉 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惠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鄆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

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
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
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棄勝進軍汴州乙
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
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遂因以大軍乘之
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
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平
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
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
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申寅李勉械送
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

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

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

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田承嗣竟不入朝

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

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

泚自涇州還京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

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

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

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日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

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

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

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瀋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

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

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忒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

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申申以悅為魏

博留後 惟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

淫之忠臣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

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其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

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所服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

大將丁嵩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

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惟

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

汴州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

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

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六月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為

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

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又典利權眾頗疾之多

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

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罷晏轉運租

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

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

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

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日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與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蒸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涇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元載遺策語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和吐蕃入寇 安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楊列從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守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拔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温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

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腹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發兵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街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

通鑑卷之三十三
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

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 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秋十

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夫下寃之 八月丁

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

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
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
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鄉曰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
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
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勸岳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
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素何無故
與恒鄆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造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
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
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貞聞李惟岳
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襄經之中遽欲負國其
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
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甲部曰

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柰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
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
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
憚之為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
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
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
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
將士受賞之際昔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
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成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
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梳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
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
將滔與吾擊并相聞計其間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
之昔田承嗣從父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

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
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
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
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
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
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
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
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
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為李正己子
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
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
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
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
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
屯曹州由悅亦宇聚為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
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
潁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
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
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
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
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
實使之密諭節度使去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
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
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 丙午更
汴宋軍名曰宣武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權
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關

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又
豐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
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流之
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
為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
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
崇義益不悅又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
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
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
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蘭果為澄州刺史

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
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
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
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
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
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貞州刺
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寧而疎之
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
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
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聽
其異已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六月張勣至襄陽梁
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蘭果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
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
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
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
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

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間越比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道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揚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入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

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仞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苦佞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悅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又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

得二萬餘人軍于汜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
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將兵
會之 八月李紱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

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
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
大破之追至踈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
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
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

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
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
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怕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
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
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植奉表請關

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
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

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
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
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
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
鎮至襄陽希烈賞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
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暮年軍府稍安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
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
蔡厚結希列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紱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
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門且使口

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
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
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
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已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
使

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
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
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
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
至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
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
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
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
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

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卒負
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
我以伏兵絕其要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逾橋
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吐橋
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
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
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力謂
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
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
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甲申淮南節度使

十二月

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

加馬燧

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由悅守將任履處
詐降旣而復叛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由悅遣其將王光進
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
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之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
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河水而軍李抱真李元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
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
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
乃為三橋逾河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澣帥
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
中仍抱薪持火俟賊軍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
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墜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
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
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關又
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
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
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屠遷延不進悅夜至南
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
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
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
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
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
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
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
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

私已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
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
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
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
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
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
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
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
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瑀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
令奇慢罵而死瑀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李光
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

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

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
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
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
節耳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
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為斬邵
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
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
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
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
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
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大上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
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
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

孝忠引兵西北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弟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譏淡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曰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文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此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反掌

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使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聞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誛畢鞠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曰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

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勣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開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

又遣判官王邳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里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邳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因說等於禁

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其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豈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與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豈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

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
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
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守城礪兵獨居疆
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詎且將
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詭譎曰夫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道
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瑋等
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
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
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
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四
至魏州西培盡為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故
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詭悖
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實
物遂入敕使院壁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
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
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
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
敢前却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
氏東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
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恒冀團練副
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
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
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
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歸在李寶臣幕府以
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
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

夫且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由恠恃援兵
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
敗而還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
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
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
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今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
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
長安置器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
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害百姓為之罷市
帥遮宰相馬自訢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乃驅
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
世孫也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洛州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

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鈇鈇犇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
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
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
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勦力乃
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
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
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
燧奏以洛州隸抱真請玄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
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盧龍節度行軍司
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遠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遠妻朱
滔之女也滔復奏為掌書記雲遠深大上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
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
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

從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王等以悅滔用
子臧廷王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
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其中遣
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
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
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
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人並如故上
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
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摠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
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
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
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死
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朱滔王武
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
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
雲遠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
章事 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
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
為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
休將士觀壘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
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繼觀
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
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
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
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

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主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圍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

首至平虜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屏然恨之益甚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游

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營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囚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

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
衛常寧為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嘗斬之武俊
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 李希烈帥所部兵三
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
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
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
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十二

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
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
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
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
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

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踈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
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
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
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
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
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
也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
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
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
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
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命
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

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
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
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刺嚼之勢
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塵衆令退館真卿而禮
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
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
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
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
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
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
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
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

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父聞
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
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
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
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
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
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
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邠城遇希烈前鋒將陳
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
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
驛 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

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主錡為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于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玠愔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散曾等殺之并殺玠愔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誚朱滔乞帥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犇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請各

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丁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其苦之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遠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

五月乙未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

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
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
為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
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犇蒲城會晟病甚引軍還
保定州主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
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
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去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幸免如朕
廢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
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寔無它志惟係
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
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
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人
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

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
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
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
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
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
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
相約結

庚戌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
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
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
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
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每

屋兩架爲閒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
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
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
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
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
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
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聞
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西
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
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
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自焚之

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
中或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
脅從苟知今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
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
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
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
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
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
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
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

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處
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
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
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暗竊黠虜
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
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
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
連禍挈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
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
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
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
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自唐之所信
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不在信

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
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
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
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
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
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
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
但令嚴備封守仍去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
城及畿縣閒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
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

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淵時李勉遣漢臣將兵
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
希烈精兵其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

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
復片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犇大梁德信犇汝州希
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
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以
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田謨為荆襄等道行營都
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
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
涇師作亂而止復蒿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
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合言將兵五
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
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涯水詔京兆尹王翺犒師惟攜食菜飯
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
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

探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
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討東
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
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
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
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
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稅汝閒架陌錢矣上遣普至諷諭
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
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厚
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
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
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
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

出主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曉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間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既不
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柵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嶺頓首從父兄弟從一齊贊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譟噪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則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稱權知六軍戊申且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又處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備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

思彞道茂之言自成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
主簿蘇棄止之棄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
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
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
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
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嘗鬱鬱不得志泚志起
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
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
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
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
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蒲舉兵以攻方鎮泚定
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自蒲借兵以攻方
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
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
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
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
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力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
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
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
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
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
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為朝廷所
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
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
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
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

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
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
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
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
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
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
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附非不知往必死
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
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
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
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
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篆善走
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

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
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
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
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
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
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
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
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
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
品禮葬之海賓縶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
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
久之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鑑性儒緩好修飾邊
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

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
行軍時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
泚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
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
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竄出抗為備保負荷
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高祖用
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
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
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
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齊
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犇于楚琳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
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
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將
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
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
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
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將鎮為
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
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
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
死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
竄得免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犇洛陽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
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
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
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
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

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
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為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
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浪謂所親
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
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
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承柳渾同
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勸歸府小
湛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以
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繼
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泚書
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
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
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李

元各引兵歸鎮季抱真退屯臨洛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
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陷
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
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
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
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
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
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
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
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
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
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良車
塞門縱火焚之眾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

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依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白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湯滌桀氛旋復宮闕而已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

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
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怕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
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主亦悅送武
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
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遣千將回紇千人
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
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
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
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
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
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
盡吞河朔而主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
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

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歸
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
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
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比田舍
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
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
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
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
癸亥進屯東渭橋 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百甲子渾瑊力
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僖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
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咸
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
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

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
之季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塞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
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
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已加渾城京畿渭南北
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重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
鳳翔遣其將李雲光討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
官韋臯領隴右留後及知通犇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
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衆犇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玘齎
詔書加臯中丞王說雲光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
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狸耳雲
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鄴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
光曰鄴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
於土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
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
日臯宴王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
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
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
擢臯爲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
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
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賊勢
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
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馬多矣
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
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

是白鷺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漢谷
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及石擊之死傷其衆城中出兵應接
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
視失色休頽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
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命
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備成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
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
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朝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
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王武
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嘗北歸滿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
武俊亦歸恒州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
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甘白糗爲謝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

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
夜緝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
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
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
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
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通
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
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憚之孫也李晟行且
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
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
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
敬遠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
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

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書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恐懼上以問羣臣渾瑊疾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休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輜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

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
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九韶至
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聞
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
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
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
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
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
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卨金商
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
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
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
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
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
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
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
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貨
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
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
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
授以殊禮或說王翺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
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
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
哉翺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
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

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混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紫墠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家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

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開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阜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鄴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蓄憤

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揔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
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
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
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
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
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
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
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
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
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
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
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河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
亂作近者畏攝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
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止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
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
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
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
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
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
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
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
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

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術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
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天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
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祗如
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
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
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
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夫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
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
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
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
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
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
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
所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
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善為人之行已必有
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
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
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
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
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議足見
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
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

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
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
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
眩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此
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
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
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
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
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
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
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
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
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
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
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
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
胡可以一誄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
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
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
納之名然猶諫者有矢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下
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
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各杞等上不得已

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贇為揚州司馬官官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許
正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

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士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孽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背事

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瑋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瑋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交州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天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借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孽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瑋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彙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

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同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急其未就亦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矢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掩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於鄆州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道爲河北宣慰使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屬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文曰必也俯誓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

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且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勅贊上言
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
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
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
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
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
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
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不_太若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
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
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則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
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
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之懷疑阻猶昧省已

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
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刀或連年不解甲胄祀莫乏主室家
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由來多荒暴令峻於誅求
疲甍空於杆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
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
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覘覓罪實在予
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
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
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
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
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
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

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開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主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綏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曹

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體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

邳見悅約會館陶借行度河悅見邳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涇涇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虓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帳奕器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涇遣裴抗等還分兵守中守平恩永濟 朱涇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上於行官

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資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闕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車馬而代有司之守學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首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譏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勢憂道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毋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可弭賊必可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養

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
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自艱難已來多為監軍特恩
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
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
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
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
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
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
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去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
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
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怏怏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
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
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不於輕許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

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
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
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
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
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
不復辨也 辛卯以上武俊為相龔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
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
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丙辰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
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
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 二月戊申詔
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
賞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
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

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
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
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
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
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
帷希烈驚曰宜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宋泚既自奉天敗歸
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
信至營中數以滄淵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
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出
朝廷遂虛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
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
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官軍或曠日持久未
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大出懷

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
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
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
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
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
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
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皆比神
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
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
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
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
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

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
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
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
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
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步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
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
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
言賊泚誓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惣仗順之師
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犇不追師老不用諸
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威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
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去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臣猶慮有翻覆因羨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
臣又從容問去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
肆輕言不可中變遂去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
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廻奏云見卿
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
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成陽結陳
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
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
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
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怨
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
和嫌豐遠大上俾之同處必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
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可切實
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
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
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
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
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
使促裝詔書至營即口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
不可以不疾速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

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難
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
節度使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
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銳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
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撫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
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
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閒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
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
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
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朝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
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苟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
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
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

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
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
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
洵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
其客郢成義詣行在告之洵芬能其部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
光子璫璫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
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
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
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
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
言懷光驕慢之狀於行在始嚴州其從臣皆密裝以待之丑
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舊臣又加同平章事上
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監亭嚴霜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
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
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
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
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
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
寒勛多然棗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
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
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
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
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助張用誠同反於汝曹
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讐服勛
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勛裹其首復命於行
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揚惠元軍建徽走免

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摠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寧勗瑋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勗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又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潭城自言城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城戒嚴城出部勒未

上巳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獻欬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整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整屋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

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處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閒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軍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而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瓌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旣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旣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旣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已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殺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入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粵等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二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蒞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杲其王武俊引兵將救貝

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淵等將步騎五千以馬是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隋軍戾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曹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向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備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况昭義旧與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成陽龍東渭橋主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寺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眾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未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不遠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尚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

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渚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吳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吳何以自明遊瓌曰殺吳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吳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暉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之當誅夷不可與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斬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天子成龍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

二縣雞犬無遺又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請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融帥獵圍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融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紫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

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之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贊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唯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執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上意慮犯雖貶官上心庇之贊極言把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又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太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 初奉天圍旣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

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勢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近且通略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襄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寒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途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士大略勿以小不忍虧

振興復之業也釋然開罪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唐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旆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審景璠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璠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邸坊京畿渭北尚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

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聞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虢
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
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緇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
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
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鐘
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鎧以
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
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
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
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
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

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
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恐成姦計御試思之如何為便制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
步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
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
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
復叛一舉而盡阮之止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詔達大度天下
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
以昌畜疑之與推誠止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
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
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
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矣又曰陛下智
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

略有過慎之防明昭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降叛大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平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自敗東望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

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勸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鄉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閒胡虜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

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

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
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
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
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夜近
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
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
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
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
合勢則苦其失信誓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
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
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擒百姓畏蕃戎
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
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
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旻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
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大羊之羣
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白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旻
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
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
常遠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
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
悅智勇得伸力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
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
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得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
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
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必且徒
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

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

里布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從營稍前逼之使迴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備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為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平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

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州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化其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評因敗圖已怙恣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且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藝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千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

遂殺固列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入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
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
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
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
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
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
日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
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
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
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
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
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為邏騎
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
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燧武而還賊不
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掠坊市然後北攻
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
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去如
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
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
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
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白臨築壘泚驍將張庭均李希倩引
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
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城
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去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
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元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歛兵還
賊餘眾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朝之弟也丁酉晟復出

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元光敗泚衆於滄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似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死牆神廟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言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似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又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效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游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鈕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

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卯李晟遣

軍書記天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簋不移朝貌如故

大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

也是在白河橋榮

守歲

賀佐皆賀曰焚惑退舍皇家

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夫象高遠
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
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今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
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餘騎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
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
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
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旋賓客北趣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奕拒
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炕中韓昇等斬之詣涇
州降源休李子平韓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
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裘纈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
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
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
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

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萊藜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
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洸等已
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
御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甲
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
李忠臣犇樊川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
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
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
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
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
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莫枕京邑

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鉅萬
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
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
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

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
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
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
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胡方將士悉
復官爵如故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眾
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
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
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動皆賞
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舉遣其

將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
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
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
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
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
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宜詔未畢
眾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
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
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
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
問泌河中密邇京城胡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
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

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力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公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訥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泚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

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扞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魯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

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胡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閩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許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

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管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哥等三十餘人譁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戾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恠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

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演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珽為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以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鑿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

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也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古論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瀆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恐

召出捷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

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君注去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劍州刺史給事中表高應章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捕關陳京趙雲等

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變夷國不
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
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謂之
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益
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畏
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
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
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
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本
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怒已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

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岡

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對李懷

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鄆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郢邑之

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

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李希

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

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撫

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

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

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遠引兵去懷光知眾心

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去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

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朱滔病死

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

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

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限

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澤
城既無所詣康口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
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
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力
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朝
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
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
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
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
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
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
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壬子以劉沔為幽
州盧龍節度使 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官

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官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
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
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
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
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
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
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
離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
任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
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
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
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遠
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申式燧帥諸軍至河而

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環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言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泌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勣等七人餘皆不問璿自辭行至河中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璿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前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倉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

首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
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獲又
曰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
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
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真討
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
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
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
者乃自主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
比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比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
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
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
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

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
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
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
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夫禍將悔以逆泚之
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東應
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
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
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
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
然不能不自覩於天地之閒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
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
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
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

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恂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

馬濟權知節度事忤尋薨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

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公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泐運米

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陛下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補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蓋是歲坊孰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之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將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泚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其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慰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連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焚

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勝圖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志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

夏六月以陝

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

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胤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

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違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揚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必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女寮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縣燕八八為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曹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白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

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

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西

西
文
書
印

西
文
書
印